

青年佳作

Qing nian jia zuo

《小说季刊》编辑部编



中国青年出版社

青年佳作
《小说季刊》编辑部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850×1168 1/32 14.5印张 307千字
1981年10月北京第1版 1981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98,000册 定价1.20元

A



RL43/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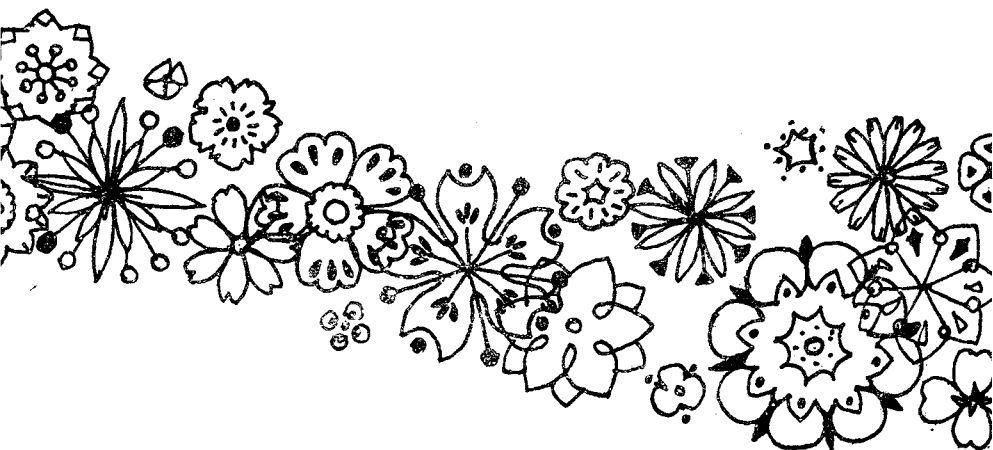
I247.7

479

3

青年佳作

《小说季刊》编辑部



青年出版社

A865397

著名作家丁玲
为本书的题辞



感谢你们给社会主义文艺园
地增加了新的花朵。祝愿新一
代年青的文学工作者沿着党所
倡导的生活道路和创作方向，
刻苦努力，健康成长，为祖国
为人民写出更多更好的不朽
的作品！

丁玲 1981.8.

目 次

南湖月·····	刘富道	1
我们建国巷·····	叶之蓁	21
在那个早晨·····	柏 原	36
丹凤眼·····	陈建功	46
小城街的安琪儿·····	陈俊文	67
三重奏·····	周孜仁	75
新 生·····	罗 锐	101
美丽的杨之枫·····	陆北威	121
关 中 冷 娃·····	邹志安	133
桃花妹子·····	曹元明	150
赶 场·····	陈朝璐	167
我们都是年轻人·····	成正和	178
小 果·····	贾大山	194
山 林 恋·····	何士光	201
天山深处的“大兵”·····	李斌奎	215
最后一个军礼·····	方南江 李 荃	239

人不是含羞草.....	甘铁生	252
小院琐记.....	王安忆	284
那过去了的.....	孔捷生	306
去远方.....	张抗抗	327
海风轻轻吹.....	吕雷	349
寻找.....	董会平	372
当我二十二岁的时候.....	陈村	395
杜鹃啼归.....	陈可雄 马鸣	414
棕熊.....	戴善奎	435
遗恨.....	艾克拜尔·米吉提	441

南湖月

刘富道

一

南湖瑶湾一带，早些年只有一家国营工厂，武汉第三制药厂。近几年，市区群众对于防止环境污染的呼声越来越高，散布在稠密居民区的几家化工厂，一个个被赶到这里来，这一带正在形成一个化工区。这是些什么样的工厂呢？蜿蜒起伏的柏油马路东侧，一溜带箭头的金属牌标指示我们，有中南化工厂，红旗化工厂，星火化工厂……牌头都不小，叫起来响当当的，其实，都是些百把人一家的街办工厂。胃口大的人，就用那么一种不屑谈得的语调，叫它们“街办的”，怪吝得连个“厂”字也不带，仿佛它们根本不配叫工厂。不过，这些“街办的”却顽强地生存和发展，它们的产品，或在中南地区，或在湖北全省，或在偌大个武汉市，很多是绝无仅有。

说星火化工厂吧。厂容，一副寒酸相，不敢恭维。产品，有防老剂丁，三氯化铁，二氯化铁，还有封酱油瓶口的小胶帽，五花八门，年产值百万元以上。仅三氯化铁，全市吃用的自来水和工业用水，没有它作澄清剂就不行。这个小小“街办的”，全称应该

是“武汉市武昌区狮子山街星火化工厂”，公章刻的是“武汉市武昌区星火化工厂”。省略了“狮子山街”，这四个字太土气。为了减这四个字，万书记到上面费了点唇舌。她这样说：“厂里小伙子谈恋爱，外面姑娘一听‘街办的’，掉头就跑。到外面办事，一看‘街办的’介绍信，眼都不正着朝你看。”这番听起来很可笑的话，从万书记嘴里讲出来，一字一句都那么认真，那么入情入理。考虑小伙子们的婚姻大事，当然还有工厂发展的头等大事，有关部门通情达理，默认了。公章上，厂子身价有了显著的提高，又怎么样呢？要什么照样求人家，求人家照样得说好话。你那些东西，吃不能吃，用不能用，玩不能玩，一听就叫人莫名其妙地产生紧张害怕心理：有毒！哪个私人要你的？

眼下，五十岁的女书记又在作难。厂里摇钱树三氯化铁，要由液体产品改为便于储运的固体产品，三层楼的框架结构车间，土建已经完工，设备正在安装，可就是搞不到一台锅炉。真是燃眉之急！用女书记的话说，真是火烧眉毛呀！

万书记你说她算个党的干部也不假，你说她象个家庭妇女也不为错。她办事的方式方法，理论上说不通，实际上都得那么干。厂里要什么，她把钟（两尺长的工字钢）一敲，集拢全厂百十号人，其中不乏老弱病残者，请各位师傅想法子。这些父老兄弟姐妹们，回家找家属，串门访亲友，或者再拐弯抹角找某个机关、某个大厂的熟人，请他们支援、照顾、帮忙。说通了，再开个“武汉市武昌区星火化工厂”的介绍信，常常还得要女书记亲自出马跑几趟。这一回，钟敲了，沾亲带故的问遍了，就是没有锅炉等着他们要。末了，得到一个重要情报，江南新水厂不久前买了台大锅炉，原来的小锅炉放在宿舍院里晾着。派人去联系，不给。人家不说不给，说是还要用的。倒是找到一个“途径”：只要该厂管后勤的苑副经理批个条子，拿不拿介绍信都行。

“当当当……”女书记又把两尺长的工字钢敲了一遍。路子也挑明了，就没有一个人敢接榜。摸到内情的人还传出话来：苑副经理这人不大好说话。

没有人答理，光有人抬头望她。

“光望我不行呀，怎么办呢……”

“我去试试看吧！”忽然有人应了，闷声闷气地，要在平常根本没人在意。现在书记和职工饥饱相依，等米下锅，谁冒出来接榜，不啻是个福音。可是，当人们看清接榜的人，却又惊疑不已：他！？

他叫柯亭。年轻，稚嫩。有这么多人盯着他，他那张白白净净的脸绯红绯红，一米八五的身材特别显眼。

“好吧，你去试试看吧，反正……反正……反正你要给我把它搞回来。”女书记眯着眼，不置可否地打量着他，本来想说反正没有别的人接榜，反正我不作你的指望，说着说着，变成了一句肯定的指示。

柯亭是厂里没有职称也还称职的技术员，女书记掌上一颗明珠。正要上马的固体三氯化铁车间，就小小“街办的”来说，算是颇具规模，颇为洋气，很有那么点现代化味道的车间。从土建图、设备安装图，到工艺流程线，都是他搞出来的。他没有跨过专门技校的门槛，他所经历的是中国一般城市青年的里程：高中毕业，插队两年，抽上来。进了“街办的”，既是工作需要，也是无可奈何。不多久，厂里五花八门技术，他都拿得下来。搞什么新玩意，交给他，他抱着资料来回看，连猜带想，反复试验，总不叫人失望。不仅老弱病残服他，连一般年轻人也不能不把他当个人物看。遗憾的是，小伙子人太老实，言辞短，心里词一串串，话到嘴边就堵住了。一个从来不出头露面，从来没有为厂里办过外交的人，居然要去搞锅炉，难怪师傅们要惊疑了。

柯亭自己也怀疑这一手灵不灵。

二

说段题外话。在武昌司门口繁华的闹市区，偶尔可见两个特别引人注目的姑娘，一样的打扮，一样的短发，身高都在一米七二左右。不管它闹市多闹，人行道上多少行人，她们总是那样，肩贴肩，臂挽臂，结伴而行。由于得天独厚，生得这般颇长而匀称的身材，看上去特别帅，连爱赌狠气的小伙子都得让路，仰着头目送她们通过。她们一个圆圆脸，叫黎露，一个长长脸，叫苑霞，原是同校不同班的同学。身材的共同点，在爱好志趣上得到了相应的发展，到一堆总有说不完的话。恋爱，彼此当参谋。基本标准，男的不低于一米八五。叫声我的天哪！在当今高个占全人口比例甚小的现实情况下，找一个居住在同一城市的年龄相仿的一米八五的男性的青年，就算不附加诸如门第、职业、工资等等条件，也不是件容易的事。而她们之间，谁处在参谋地位，就拥有百分之百的否决权，什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都行不通。譬如说，谁给圆圆脸的黎露介绍一位男朋友，长长脸的苑霞瞧过一眼，端庄的鼻子一皱，嘘声：“米老鼠！”（可译为：看不起眼的小矮子。）圆圆脸脸色马上变了，于是告吹。

我说的在司门口见她们结伴而行，那是半年前的事。如今，圆圆脸已经有了意中人，也是经长长脸表态认可的。逢上星期五休息日，苑霞再不能过多地去干扰黎露。黎露约她的男朋友来看她，她总觉得多少带点儿“照顾情绪”的意思。送他们回家，眼望他们骑车并肩前进，简直象看两匹骏马在草原上奔驰那样迷人。苑霞妈劝她降低基本标准，只要实际高度不低于她，看上去略比她矮小，也可以考虑。但是，遭到她和黎露的坚决反对。

苑霞妈说：“你看你爸爸比我矮小，我从不嫌弃他。”苑霞白她一眼：“都象你！”苑霞把选择配偶的要求概括成一句话：一个高个的诚实青年。并在家里公开宣布，非此不依。气得爸爸质问她：“你还要不要政治标准第一？”姑娘执拗地说：“那就说成一个诚实的高个青年，你不反对吧？”

苑霞在国营第三药厂工作，每天骑车上下班。阳春三月的一天，苑霞想顺路拐到黎露家去说说知心话。这段路横穿南湖。夕阳斜照南湖，湖面一片金色涟漪，湖底一圈绿色山峦，苑霞不时流盼远山近景，把一个个“米老鼠”抛在后面，自以为得意。不料，一辆凤凰十二型超上前了。她追了上去，乘其不备，领了先。回头一望，竟是个大高个，与黎露的男朋友不差上下，这更有趣了。行不多远，她回头张望，看大高个追上来没有。这举动对后者来说，无异于轻侮。这男子汉正是柯亭，他下班回家。我们只知道他为人老实，是个好同志，殊不知老实人有时也有怪脾气，当他明确地意识到这个女同胞在向自己挑衅时，便轻而易举地超过了苑霞。苑霞哪里肯依，拿出全身解数，双臂紧紧后屈，背弓得与地面平行，宛如运动员，明目张胆冲到柯亭前面。她还来不及伸臂伸腰，突然咔嚓一声，连踏几个空转，滑了几十米，车停了。脚一着地，眼睁睁看着柯亭溜过去。后面的米老鼠们，悠哉游哉从她身边擦过，幸灾乐祸地大声谈笑。

柯亭闻听谈笑声，回头张望，只见那姑娘灰溜溜的，手足无措，一时起了恻隐之心。身子一倾斜，转个半圆弧，拐回到姑娘身边。

“我来试试看吧。”也没得到姑娘正式同意，他掏出试电笔，那上面有个小起子。又从车锁上抽出钥匙圈，那上面带把袖珍扳手。

“链条断了！”柯亭拨弄脚蹬子，作出了判断。

真要命！苑霞盯着小伙子摆弄，插不上手，站也不是，蹲也不是。

暮色降临了，南湖水波由碧绿而蔚蓝，由蔚蓝而墨黛，水和天变得浑浑噩噩，神秘莫测。晚风掠过湖面，带来一丝寒意。苑霞虽说身高一米七二，毕竟是个女孩子，陌生郊外，心里难免发怵。

姗姗来迟的月亮，悄然拂去南湖的面纱，映出水中一天。在这静静的春夜，唯有月光和稀疏的路灯，陪伴着这一对邂逅相遇的青年男女。苑霞担心车，又有点害怕，心头还涌荡着对小伙子的感激。她时而想，用什么方式表示谢意？时而想，让我自作自受吧，怎么能拖累人家呢！又一想，他走了，我可怎么办？推回家，扛回家？离了他……她简直不敢往下想，真乃心肺肝肾脾胆六神无主，想来想去，还是只有依赖这个素昧平生，正埋头苦干，还不知道姓名的小伙子。

“这样吧，你要信得过我，骑我的车先走，免得家里担心。车修好没问题，不过还得好一会。明天再交换。”柯亭说。心想万一工具不全，就推回自己家里去修。

“把你一个人丢在这里，我怎么好意思呢。”苑霞说的也是一片真心话。

“看来，还是对我不放心，怕你的十八型换我的十二型吃了亏。吃不了亏的，有车照号码，到交通大队一查就查到了，怎么跑得了呢？”老实人句句老实话。

“我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姑娘连忙解释。

“既然不是这个意思，你就完全没有必要留在这里。我明天起早点，到你们单位门口交换。华中农学院，还是三药厂？”

姑娘回答是三药厂的。她还是迟疑不走，除了理所当然应该奉陪到底以外，也说不清坚持留下还有什么意义。柯亭反复

催促她，用罢工威胁她，直到苑霞认识到“完全没有必要”留下，才满腹心思地骑柯亭的车先走了。

次日一早，柯亭果然在药厂门前恭候。交换仪式非常简单，没有握手，没有签名留念，当今中国青年男女仍然保持授受不亲的祖传美德。整个仪程只有两句对话，一个惊喜地问：“修好了？”一个如实回答：“修好了。”姑娘多情，想要酬谢他，正要问个姓名住址，小伙子一笑了之，跨上车就走。苑霞追了几步，大声喊：“你有么事需要我帮忙，到新水厂宿舍找我。”

苑霞的高参黎露听到这段传奇故事，不禁拍案称奇，又抱怨苑霞少个心眼儿，怎么不记下车号，托个熟人到交通大队查对姓名，说不定成就美好姻缘。

苑霞说：“恐怕你到那时候也胡涂了。”嘴里虽这样说，心头确实有些懊悔。

三

会过日子的中国公民，注重人情世故，凡事你给我帮忙，我给你帮忙。帮忙，是把万能钥匙，可以拧开任何紧闭的衙门。柯亭给苑霞帮忙修了车，并没有想到需要这么一位萍水相逢的姑娘给自己帮什么忙，更没什么其他意思，只是在万书记提到新水厂宿舍有锅炉，他才偶然记起姑娘留给他的这句话。

下了班，他骑车径直到新水厂宿舍。院里新崭崭三幢楼，每幢四层三单元，还有些老平房。“找谁呢？”柯亭霎时怔住了，他还不曾问过姑娘的芳名哩，总不能问哪家姑娘在南湖骑车出过故障吧？他猛省到，自己的“试试看”，试得有些荒唐。他来回扫视每扇窗口，希望露出朦胧记忆中的那张长长脸，直到天色暗淡了，才扫兴而归。

第二天，书记见他在班上，忙问：“小柯，叫你去搞的锅炉呢——？”

小柯说：“试了，不行。”

女书记又问：“找的谁？”

柯亭说：“哪个都没找到。”

女书记焦急了：“再去找嘛！找谁，告诉我，帮你出出点子。你要不会说，我教你怎么说。”

小伙子不便说出真情原委，支支吾吾地：“等我下班再去试。”

还是这么个调调，三句话不离“试”。书记越发急了：“我说你这个伢，这可开不得玩笑，你有什么困难，需要花点什么代价，提出来，我做主。带包烟手里。”

“你莫问我了。她……她不抽烟。”

不知道万书记怎么察颜观色，仿佛凭听觉就能听出是个女“她”，一个哈哈驱散愁云：“你这个伢，瞒我老太婆！谈恋爱，我不支持？谈恋爱带谈锅炉，请她帮个忙。”

小柯一本正经地说：“万师傅可不能带头开玩笑呀！”

女书记嗔怪道：“我跟你都开不得玩笑啦？”

不等女书记说下去，柯亭羞跑了。他低着头干了一天活，提前半小时下班，到药厂门口等着。

国营厂的汽笛很有气魄地拉响了，冒失的小伙子冲到公共汽车站台占领有利地形，训练有素的自行车“司机”们，顺坡一溜，轰出好远。柯亭带着特殊使命，专瞧女的，唯独不见“她”，暗忖道：莫不是在梳洗打扮？果不其然，来了，她！她穿得清清爽爽，既合时令又不赶时髦，推着那辆“凤凰”，夹在矮一头的女伴中间，来了！高窈个，长长脸，十八型，很容易叫柯亭作出正确判断：她就是“她”。待她们出厂门，柯亭略略迟疑，苑霞的长腿儿

撘上车了。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年轻人的勇气胜利了，叫声：“哎——同志！”

谁是他的“同志”呀？姑娘们看是个陌生青年，相视而笑。

苑霞一怔，瞬息间认出是他，朝思暮想着如何答谢的他。“哟，是小——是你呀！”苑霞又惊又喜，满脸红晕。

女伴们下了车，看一对高个，都想到一块了。爱情的天平在她们心中晃悠，平衡了。一个姑娘扮鬼脸儿喊苑霞：“‘哎同志’，还要不要我们等你呀？”

当然不需要你们等罗！苑霞却说：“随便。”

那边的嘴不饶人：“你就干脆点，请我们走吧。”一窝蜂飞了。

柯亭尴尬地说：“哎，我找你有点别的事……”

这种情况的这种声明，客观效果是不好的。姑娘看他那副窘态，却噗哧一声笑：“别管她们，走那条路。”

两人上了车，与苑霞的女伴们背道而驰，边走边谈。

“我到新水厂宿舍找过你。”

“什么时候呀？”

“昨天，下班以后。”

“在家呀，我哪里都没去。”

“那么大个院子，好几栋楼……”

“我家在二号楼、二单元、二楼，又好记，又好找。你到院子里，一问苑霞，都知道。”

这一回，苑霞回答得主动，具体。

“你爸爸妈妈都是水厂的老人吧？”

“爸爸算是水厂老职工，妈妈原来在‘街办的’，后来才转到水厂。”

一提“街办的”，又触动了柯亭最敏感的神经，他要不在“街办的”，也不会出来求人帮忙。心绪不乐，说话吞吞吐吐地：“喔，

你爸爸，老职工，老职工管什么呢？”

姑娘调皮地说：“什么都管，什么都不管。”

柯亭好象一把抓住什么：“哦，你爸爸是干部，不是职工？”

苑霞有些不悦，反问道：“我爸爸是干部怎么样，是职工又怎么样？”

姑娘的话来得陡，老实人连忙说出老实话：“我刚才以为你是干部家庭，你爸爸是头头，我并不是说老职工就完全可以……”

苑霞一听这话，心想：“原来你不过是个俗气无聊的大米老鼠。”她心里腻味极了，埋头蹬车。不知不觉间，柯亭被拉下一段距离。当他赶上前去，正要开口说话，苑霞却朝他打了个相当于“再见”（即“再也别见”）的手势，反而把车蹬得飞快。

“算我瞎了眼……”姑娘心烦意乱而又伤心地想。自从春上和柯亭邂逅相遇以来，她牢记黎露关于“少个心眼儿”的批评，心上多了一个人。下班回家，一遇到可以摆脱她的同伴的机会，她就单人独车，舍近求远，到这段路堤上寻觅那根值得怀念的电线杆。她侥幸地企盼一眼认出他，对他说：“你看，我的眼真尖！”然而，姑娘的痴情一次又一次地失望了。这一个个的失望，更增添了她的单方初恋的痴情。她常常心虚地以为别人窃听到她的心声，自己给自己辩解道：我找他是为了酬谢他呀！今天的意外重逢，叫她“原形毕露”了，从她一开始寻觅电线杆起，就可能是“动机不纯”的。

苑霞胡乱蹬车，那根电线杆又出现在眼前，她的心要碎了：“修车那阵，你那么淳朴敦厚，眼前却……难道我真瞎了眼吗？”

被抛在后面的柯亭，不知道自己怎么出言不慎，冒犯姑娘的。为了锅炉，也可以说是为了革命（而不是为了爱情），不惜委曲求全地追赶姑娘。他一面追赶，一面压低嗓门喊：“等等……”

我还有话……”

感动一位姑娘毕竟要比感动上帝容易得多。也许是小伙子焦急的喊声透露出诚实，也许是那根纪念碑似的电线杆给姑娘心灵以暗示，还有，“我找他是为了酬谢他呀，又不是为了别的”，到了修车的地方，苑霞终于同柯亭一起下了车。

柯亭见苑霞一脸不高兴，忙把要借锅炉的事说了一遍。

苑霞听后，才解除了心头的重负。她暗自好笑，小伙子肯定不知道她就是苑经理的女儿。便婉转地说：“莫急莫急，我负责。”

“你负责？有把握吗？听说苑副经理那人是个不好说话的，你爸爸跟他熟不熟？”

姑娘哭笑不得：“跟你说了，我负责，还要怎么样呢？”

小伙子进一步说：“说通了，我再带介绍信来。”

“看你这个人，婆婆妈妈的。谈点别的好不好！”苑霞白了小伙子一眼，她觉得在这里谈生意买卖，太有损诗情画意。

四

进了新水厂宿舍院，拐个弯，柯亭一眼瞅见那台锅炉，掏出钢卷尺就量起尺寸来。苑霞等得不耐烦，催他快走，说：“量得再好，晓得人家给不给？”柯亭这才慌忙跟上去。

到了二栋，进了二单元，上到二楼。“又好记，又好找”的三个二接踵而至。柯亭并没留意，他还在盘算锅炉的蒸汽发生量。姑娘推开门，狡黠一笑：“这就是苑副经理家。”小伙子想不到带他直接上谈判桌，宛若坐上直升飞机，一起飞心就往下坠，惶惑地问：“不是说先同你爸爸谈吗？”长长脸象老练的演员做戏，隐而不露地说：“都一样。”